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同治三年甲子八月己巳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於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三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日久未結請旨飭催等因欽此並錄寄總理各國衙門原摺一件伏查臣等於去冬欽奉寄

諭即遵派涪州知州姚寶銘前赴鎮筸提解田興恕來川並宣示一切免其疑懼田興恕已定期起程適值湖南奏留辦防

田興恕布冀

俞允。遵復遲留。嗣疊奉
諭旨。臣等仍派姚寶銘徑赴長沙。會同湖南委員提解。乃據姚寶
銘行抵長沙後。湖南撫臣惲世臨先已派員前往鎮筸。姚
寶銘因恐田興恕已隨湖南委員來川。途中不免相左。是
以自長沙折回秀山邊界。以便提解來川。臣等於六月十
六日。復委候補直隸州知州文以禮迎赴涪州一帶催提。
竊查此案有關
國體。臣等每奉
密旨。悉皆欽遵辦理。不但不敢稍存推諉。並未敢稍有遷延。乃本
年正月間。田興恕已將就道。事機忽變。爾時若不待湖南

奉

旨。仍令委員姚寶銘徑行提解。不但田興恕有所觀望。不肯即行。

且慮操之過急。其新募之勇。儻另生枝節。更難措手。其勢

不能不俟湖南委員會提。前准湖南撫臣惲世臨咨稱委

員湖南候補知縣呂鳳藻。已抵鎮筸。即飭令護解等情。臣

等因尚未據姚寶銘稟報田興恕到川日期。或因秀山現

有黔匪。道路梗阻。尚須繞路行走。臣等故未敢遽行奏報。

一俟委員提解田興恕到川。臣等即行具奏。並飛咨雲貴

督臣勞崇光。貴州撫臣張亮基。迅速結案。

御批。昨據惲世臨奏。派員押解田興恕。至秀山交姚寶銘管解赴

川。已諭令崇實駱秉章將該革員提省羈禁。一面知照勞崇光。
張亮基定擬罪名。一面迅速具奏。該將軍等即遵諭行。

辛未。伊犂參贊大臣明緒等奏。奴才明誼等前准伊犂將軍
常清咨會揭稟。內稱俄國兵隊。偪近卡倫住紮。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當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帶領官兵。親往該處。先將索倫營兵丁妥為安撫。再赴俄人營盤。面為開導。告以准照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以期和睦。並聲敘隨時咨報。奴才等以憑詢辦等因前來。奴才等正在商辦之際。茲復接准該將軍咨稱。連日接據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稟稱。俄國兵隊。節節移近吐爾根河西住紮。並據俄人言

稱。此都是該國之地。與中國何干。察看俄人營盤。似有添人之勢等情。俄人不候分界。帶兵強占內地。且直以為我

國

皇帝。行文賜給伊國。種種強橫欺詐。難以理論。若再與之爭論。誠恐從此決裂。該國人將藉口釁由我開。是以仍飭防堵官兵。小心巡查。毋任內犯。惟現在庫車喀喇沙爾相繼失守。而昌吉各縣。均有回匪滋擾。烏魯木齊漢城失陷。滿城被圍。伊犂為根本重地。回民眾多。人情惶惑。防堵吃緊。而東南北三路。均被回匪蹂躪。勢不能不撤兵防範。內憂外患。保全為難。若不通權辦理。實屬不堪設想。查前經屢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行知。准照俄國議單辦理。當此困危已
極。實不能面面兼顧。本處現擬具摺入奏。並移咨奴才等速
將伊犁分界事宜。趕緊按照議單辦結等因前來。奴才等公
同商酌。若不通權辦理。恐大局不堪設想。自係萬不得已
實情。再四熟籌。止可照依該將軍來咨。擬給俄國西悉畢
爾衙門照會。准照議單。約派使臣。速來換約。並令該總督
轉飭帶兵官。速將伊犁兵隊撤出卡外。靜候議分界址等
情。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矣。現在奴才明緒因伊
犁將軍常清奏調赴任伊犁。會同商辦軍務。已將分界事
宜。併交參贊大臣錫霖接辦。俟該國何時派來分界大臣。

於明誼會同錫霖博勒果素按照議單妥為辦結以完臣
衆而安人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回匪連陷三城及行文俄國准照
議單分界各揭片此時新疆地方回氛猖獗而俄國兵隊又節
節移近吐爾根河西住紮強占卡內地方明緒等以內憂外患
相偪而來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衙門准照該國議
單分界自係因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籌辦且既已行文即屬
無可挽回將來俄使到塔明誼錫霖等務當妥為辦理迅速定
界以安人心不得於議單之外再生枝節
丁丑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據委員姚寶銘

稟。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因傷病舉發。於六月初一日。自
鎮草帶病起程。楚黔邊界復有賊氛阻隔。繞道行至乾州。
病勢益劇。姚寶銘恐又耽延。即由秀山於六月二十六日
迎至已入川界之毛坪地方。適遇湖南委員呂鳳藻押解
田興恕前來。姚寶銘會同提解。於七月初一日。行至秀山
縣城。田興恕傷病纏綿。途中未能醫調。現在委頓不堪。勢
難就道。趕緊撥醫調治。一俟稍痊。即押解前進。湖南委員
呂鳳藻已由秀山回湘銷差等情。伏查田興恕之案。久懸
未結。屢奉
諭旨嚴催。提解爲禁。現今田興恕已入川境。實因傷病沈重。中途

尚須醫調。若待其到省再行奏報。轉恐又稽時日。臣等先

將入境暫在秀山羈禁日期。專摺奏

聞。一面飛飭委員等。會同地方官。暫將田興恕即在秀山看管羈

禁。上緊調治。如能就道。仍押解赴省。一面先咨雲貴督臣

勞崇光。署貴州撫臣張亮基。查照疊次欽奉

上諭。欽遵辦理。以期早結此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等奏。據姚寶銘稟稱。田興恕行至秀

山縣城。傷病纏綿。難以就道。現飭暫在秀山羈禁。俟調治就痊。

仍押解赴省等語。此案從前延擱已久。田興恕早到一日。即可

早結一日。該革員甫入川境。即因病不能前進。難保非心懷疑

懼。託詞逗遛。著崇實咨飭姚寶銘剴切開導。並察看該
革員病體稍痊。如能就道。即行押解起程。不准再有遲延。俟到
省後。即著懍遵疊次諭旨。妥為辦理。勞崇光。張亮基。即將田興
恕應得罪名。先行迅速定議具奏。毋得稍有延誤。致生枝節。

伊犁將軍常清奏。俄人分界一節。屢奉
諭旨。飭令加意防範。毋得令其侵占。欽遵辦理在案。茲俄人帶領
兵隊五百餘名。强占西北之夏博羅胡吉爾卡倫。忽於六
月十二日。人添俄兵六百名。攜帶槍礮。直入山口。至冬博
羅胡吉爾卡倫紮營。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查該處距索
倫營甚近。儻至彼處。該營兵丁眷口人等。不免驚惶。所有

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人等。畏其强暴。漸已避入卡內南北山場。若遽發兵與之爭執。兵連禍結。又成不了之局。且必為所藉口。稱我啟釁。況刻下塔爾巴哈台正在定議分界之時。尤未便決裂。有誤大事。著派令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帶領佐領等官。於十五日親往吐爾根。先將索倫營兵丁。妥為安撫。再赴俄人營盤。面為開導。告以準照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以期和睦。並曉諭官兵。暫事羈縻。不必與之爭鬭。靜候塔爾巴哈台消息。定有分曉。但防守兵丁。過於單薄。料俄人必知庫車回匪滋事。官兵出征。城內空虛。設或來我不備。倏爾入寇。關繫匪輕。著趕緊添

派官兵四百名。前往該處。會同每月防堵之兵二百名。協
力堵禦。不得令其漸次內犯。以固疆圉。惟俄人不諳分界。
輒即遣兵偪卡。得步進步。居心實不可問。相應請
旨將此次情形。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詢該國使臣。是何意見。除隨時咨報
明諭。明緒。以憑詢辦外。謹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呈進常清咨送具
奏俄兵強占卡倫。請飭總理衙門辦理各摺片。俄夷帶兵隊五
百餘名。強占西北之夏博羅胡吉爾卡倫。六月間又添兵六百
名。直入冬博羅胡吉爾卡倫。聲言欲占吐爾根地方。前據明緒

春。內憂外患。相偪而來。已行文俄國。准照議單分界。當以業經行文。即屬無可挽回。自不得不從權辦理。惟該國不候分界。意圖逞强侵占。除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該國使臣駁詰外。仍著常清督飭派出官兵。加意防範。力籌堵禦。毋得稍涉疏虞。致令該夷逐漸內犯。是為至要。

辛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田興恕現在秀山。因病逗遛。雖經諭令崇實等。嚴飭姚寶銘剴切開導。即行押解起程。尚恐未能尅期就道。若必俟其到省。僅始將此案擬結。恐日久復生枝節。著勞崇光。張亮基懍遵疊次諭旨。妥為辦理。迅速持平擬結。將田興恕

應得罪名。即行定議具奏。不必俟該革員到省。再行結案。致稽時日。儻因辦理遲延。致有可轉圜之事。復又波折橫生。於大局殊有窒礙。恐勞崇光張亮基。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午。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八月初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三十日。奉

上諭。景綸等奏。俄酋石沙木勒幅等。來坐輪船。駛抵吉林。欲面見該將軍商辦要事等因。欽此。奴才等跪讀之下。惶悚難名。遵查夷酋石沙木勒幅等。於七月二十三日行抵烏拉錦珠哈達地方。水淺被擱。該處總管祿椎等。恐其逗遛滋事。當即派員給與照會。欲督兵壯助其推舟。該酋始而見疑。排列刀

槍。不容相近。淺擱一日。總經委員面見。諭知通事。述明本意。即據懇令各兵等幫同拉縴。行過淺處。該酋免冠拍胸。手伸拇指作感謝狀。取出隨帶零物。散酬官兵。經委員等辭而不受。諭以幫助縴船。係我

國體恤遠人之意。該酋等即於二十五日開船下駛。嗣至薩爾哈巴屯黃毛屯三岔口各哨。遇有擱淺。均係官兵幫縴而行。並經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順流下注。亦未登岸。茲於八月初一日。接據探報。俄船已於初二日駛入三姓前站屬界等因。伏念俄人自分界以後。雖復頻加窺伺。包藏禍心。然數年來從未深入。奴才等前據探報人船有欲來省

之係當即遴派多員處處嚴防節節阻止奈該酋狂悖不服理論而各委員又恐傷和未敢力拒迨七月二十日酉刻抵省時已日暮停船江心僅令通事乘坐舢舨登岸請見因思該酋既不肯親身上岸妄自矜尊奴才等亦未便遽爾登船致乖體制本擬探明來因如果有緊要事件然後與之接見詎經委員就船與語據約辯論而其究為何來始終堅不吐露正在往返辯駁間適值天雨新晴江水驟退該酋慮恐輪船難以回駛即於二十二日急投俄文開帆徑去奴才等既不能堅阻於前又未經傳見於後捫心自問慚愧靡已復於八月初七日據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

轉據城邊巡哨六品軍功德英富山等報稱由省旋回俄酋火輪船一隻傍帶大船一隻已於初六日巳時由羅拉密經過富山等隨即乘舟尾隨至城西北三江口地方見其船行駛如飛順流東去等因查俄船已過三姓諒已揚帆去遠不致轉舵回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准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等咨開達將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納租馬內服之哈薩克人眾應作何安置查明咨覆等因當經奴才等飛飭前派筆帖式增祿等先就雪淺處繞往烏

梁海。會同兩翼散秩大臣巴雅爾莽乃阿玉什等詳查烏梁海邊境。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有無空閒地方。迅速查明呈覆。旋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得烏梁海邊境。除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一帶。科爾沁海留圖及霍呢邁拉扈等處。有哈薩克自早年居住之外。別無空閒地方。奴才等查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納租馬之哈薩克。原自早年定立。年深久遠。生齒日繁。伊等曾居科境之地。不屬科城管轄。所有此項人眾。遇有各事。向係該哈薩克汗縴坦公阿濟呈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衆辦。由來已久。科布多從無此項哈薩克册檔。每年交納租馬。亦係由塔爾巴哈

台參贊大臣委員解至瑪呢圖噶爾勒幹卡倫。由該卡侍衛派台吉兵等解交科布多官廠。其哈薩克頭目若干名。及至今人戶若干名。科布多無從查其確數。現據委員等查覆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之哈薩克生齒繁多。占地已廣。並查出卡倫以內阿勒台烏梁海游牧境內。自奇林河等地方十七處。亦有哈薩克公阿濟屬下之哈薩克居住。詢據哈薩克言稱。我們在此居住年久。又公阿濟言我們屬塔城所管。不能給科城戶數等語。查哈薩克久在彼居住。現當分界未終之際。正宜籠絡。堅其內向之心。未便一旦驅逐。向由塔城辦理。必深悉其性。自應仍由塔爾巴

哈台參贊大臣酌量辦理。俾不致失所。以免別生枝節。再
科爾沁海留闊一帶居住之哈薩克。儻分界後萬不得已。
必須內遷。尤宜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地安置。不但
控制易周。稽查就近。且管轄呼應亦靈。相應請
旨飭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覈撫輯安置。再將科城委員所
查哈薩克居住地名開單。由奴才等咨送塔爾巴哈台覈辦。
廣鳳等又奏。奴才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接奉伊犂將軍常
清咨送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所有烏科二城及塔城所屬關礙情形。或讓地安插。或照舊

游牧。均可相機辦理。妥為定擬。各城所屬入冬地方。應如何各就本境豫籌妥辦之處。著常清等知會各城大臣迅速查明具奏。以備明誼等酌量情形。籌議辦理。免致臨時趕辦不及。奴才等竭力思維。向在科年久。承辦蒙古事務章京諾敏詢問。何處可以安置。據稱卡內實無妥善之地。儻萬不得已。僅可在北八臺等處。酌量變通。臨時有無掣肘。均難據定。奴才等因思與其臨時掣肘。日久不能相安。總以照舊住牧方為妥善。於洛霞將軍明誼等公文內敘明會議時合依照舊住牧辦理。復飭知科屬杜爾伯特兩翼盟長及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總管。令伊等公同會議。各將其游牧可讓

出若干里。關清地址。出具印結。迅速回報。據杜爾伯特兩翼盟長等稟稱查我們游牧。除高山大嶺。各處淖爾外。其餘平地。均係我們各旗人丁住牧。並無空閒。據烏梁海散秩大臣等報稱查我們游牧。除原有哈薩克居住多處外。餘皆我們七旗人丁住滿。何能再行讓出各等語。奴才等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蒙古。久居卡外。素以漁獵為業。伊等性情風俗。與卡內蒙古不同。若一旦遷於卡內雜居。不但其動作云為。不洽卡內輿情。且恐日久相爭。滋生別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廣鳳奎昌奏接准分界大臣咨稱令查科爾沁海留圖一帶。居住交納租馬內服之哈薩克人眾。作何安

置。查此項人衆。雖居科境。不屬科城管轄。遇有事件。向係由哈薩克汗綽垣公阿濟呈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覈辦。其每年交納租馬。亦係由塔城派員。解交科城。科布多並無此項册檔。無憑查其確數等語。此項人衆。既據廣鳳等奏明。係屬塔城所管。即著明誼會同錫霖等。按照廣鳳等此次咨送哈薩克居住地名清單。酌覈辦理。並據廣鳳等查明烏梁海邊境。除瑪呢圖噶爾勒斡卡倫一帶。科爾沁海留圖。及霍呢邁拉庵等處有哈薩克居住外。別無空閒地方。將來分界後。如須內遷。應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酌地安置。明誼尤當與錫霖等豫籌安輯之方。免致失所。至科城所屬蒙古人衆。現經廣鳳等體察情形。未

使遷入卡內。萬不得已。僅可在北八臺等處暫為安置。而臨時有無掣肘。日久能否相安。均難豫定。並據杜爾伯特烏梁海等處蒙古呈報游牧處所。無可讓出。總以照舊游牧方為妥善各等情。現在西路分界。業據明緒等給與俄國照會。准照議單分界。是該處地方。恐不免為俄國包去。應如何妥籌辦理。俾該蒙古等得安生業之處。著明誼相度情形。知照廣鳳等妥為商辦。

廣鳳等又奏。竊於同治三年七月十六日。接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一道。內開至該夷拘去查閱哈屯河委員及扎薩克蒙古兵等十餘名。是否在卡倫以內等因欽此。奴才等查得被俄人拘去

之委員等係由烏里雅蘇台署將軍麟興等派往卡外巡查哈屯河之官兵。緣於本年六月十四日申刻。接到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未便率行入奏。致煩

聖聽。是以咨呈署烏里雅蘇台將軍等。應如何定辦。速行示覆。今查委員兵等。原在卡外西北距卡五百餘里庫克烏蘇河地方拘去。現已早經送回。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臣衙門於咸豐十年設立之時。奏明一切章程。仿照軍機處辦理。是以當時議定。止用滿漢司員十六員。於十一年二月照數考取。因新

到人員。諸未諳悉。酌留隨同辦理總局司員四員。以資熟
手。共二十員。作為定額。分班辦事。嗣於同治元年冬間。因
事務漸繁。不敷差遣。復奏明添傳
記名司員四員。作為額外。一體行走。乃越兩載以來。立約又增數
國。各處稅務教務。章程益密。案牘因之愈繁。加以修理清
檔一事。併入日行事件辦理。事務亦因之愈劇。該員等振
刷精神。力圖奮勉。一切並無貽誤。惟事關外國。體制所存。
人少事多。力小任重。萬一精神稍有不逮。則積壓外錯等
弊。在在堪虞。因思事貴有條而不紊。亦貴因時以制宜。臣
等公同商酌。擬請於仿照軍機處之中。稍為參用各衙門

成法。以期人均勞逸。事免紛歧。經此酌量變通之後。所需司員供事較多。覈計應添傳司員十二員。供事十七名。方數分派。查司員係元年閏八月考取記名人數尚多。足數傳用。惟供事記名者。除已傳外。止有四名。必須另行考取。因照章向方略

國史兩館咨取。乃方略館則無人可送。

國史館僅送七名。不敷考試。擬請推廣於內閣翰林院詹事府等處。一體咨傳備考。以後仍照奏定章程。先向方略

國史兩館咨取。如兩館無人。再照此次推廣章程辦理。至添傳司員供事既多。所需薪水飯食銀兩。戶部月給經費不

數應請變通即在臣衙門所存三成船鈔項下添補毋庸

再由戶部增給謹酌擬章程五條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

酌擬章程五條

一請設立司務廳派員專管以均勞逸也查臣衙門向章

除請送印鑰遞摺收掌三項各有專司無庸總辦及管股

司員兼理外其餘一切事件皆歸總辦及管股司員經理

今議總辦司員總司一切管股司員令專管辦稟不兼別

項所有一切雜務另設司務廳領之其向設收掌處即行

裁撤。統歸該廳辦理。將舊設收掌四員。請送印鑰四員。均
令在司務廳行走。此八員分作兩班。每日酌留二員住宿。
一切仍歸總辦司員隨時督率。以免舛錯。
一。請設立清檔房。派員專管。以資學習也。查臣衙門向章。
清檔皆歸各股司員承修。惟近來事務甚繁。若仍歸該員
等兼事承修。實形竭蹶。今議專設清檔房。所有修檔一事。
專於新傳到署人員中。派出管理。暫不令其管理各股。緣
新到人員。一切生疏。一令辦事。則無暇細看檔案。於各事
始終本末。難期貫通。今令專管修檔。藉此繙閱。日久諳熟。
下筆自可了澈。於學習實有裨益。另於總辦幫辦中。特派

二員。充該處提調。以資稽考。於新傳到署者。派滿漢各四員。分班辦理。以四員專司修輯。以四員專司校對。均每人各管一股。該員等每日滿漢各二員。到署專司修輯校對。酌留一人住宿。所有專寫清檔供事。即歸該司員等稽察考覈。另傳蘇拉四名。俾供差遣。並請嗣後清檔專辦正本。不辦草本。其清檔目錄。由承修各員隨案纂入。仍將承修官校對官名姓列於卷首。各行畫押。每逢一季。由各該員將所修清檔。分股呈堂閱看。如所纂之案。內有遺漏。惟承修司員是問。錯字過多。惟校對司員是問。春季清檔。限五月十五日呈堂。夏季清檔。限八月十五日呈堂。秋季清檔。

限十一月十五日呈堂。冬季清檔。限次年二月十五日呈堂。如有逾此限者。提調官即將遲延各職名。開單回堂。咨部記大過一次。提調官督催不力。咨部記過一次。仍俟三月無過。再行咨部開復。凡曾經記過三次者。請獎之年扣獎。

一請辦彙。以歸簡易也。查臣衙門辦過事件。向係登檔。以備檢查。惟案內應行附卷之件。無處可附。未免散漫。今擬嗣後奏摺咨文照會。均一律辦彙。所給各國書啟及各省書啟。各歸各股登檔。其來信及覆信底仍黏存彙呈堂標畫。每月所收文件。除緊要事件。隨到隨辦外。其餘均限次

月初十日以前。一律辦竣。行文後。查明上月共辦行存稾若干件。逐稾黏籤編號。每股仍設立編號簿一本。將文信事由。一一於簿內註明。以憑查取。所收文件。限下月初十日以前辦竣。十五日付送清檔處辦檔。如有逾此限者。總辦司員。即將遲延各職名。開單回堂咨部。記大過一次。總辦司員。督催不力。咨部記過一次。仍俟三月無過。咨部開復。凡曾經記過三次者。請奬之年扣奬。總辦司員既有督催辦稾之責。每員應派定各管一股。專畫一股之稾。至每日上堂呈回收發事件。仍照舊毋庸分股。

一。請添傳司員。以資分任也。查臣衙門司員。原定額內二

十員。額外四員。今議添傳記名司員十二員。作為額外。共成額內二十員。額外十六員。內英法俄三股。仍各派四員。另添美國一股。亦派四員。司務廳派八員。清檔處派八員。分班辦事。總辦仍前四員。總司一切。管股司員。每日該班者八人。每日應酌留一人住宿。次日將各股所辦行存各稟。呈送閱畫。

一。請添傳供事。以供繕寫也。查臣衙門原設供事二十七名。內有領班承發散班寫字之分。今擬添傳供事十七名。共成四十四名。分文案科房供事及清檔科房供事兩項。內文案科房一項。計二十四名。分作兩班。每班十二名。內

領班一人。承發二人。散班九人。散班九人內。以四人專司寫稾。並登堂標簿畫啟簿。以四人專司行文寫檔。並照會書信。以一人專寫雜項。至清檔科房一項。計二十名。分作兩班。每班十名。內領班一人。承發一人。散班八人。其散班八人內。以四人專寫英美清檔。以四人專寫法俄清檔。凡發寫清檔並文書歸號等事。責成領班承發。如有遺失。惟該領班承發是問。

御批。覽。

甲午。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奴才等前將伊犁等四城參贊領隊大臣九員。繕列銜名。奏請

諭旨按四城各

簡派一員。以便於俄國使臣前來與奕等定議換約後。先期各赴

本境。候該國立界官到時。會同建立界牌鄂博等因。附片

具奏。茲奉

諭旨。明誼等片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等因欽此。奕等當即咨行

廣鳳等欽遵辦理外。惟查奕等前因烏里雅蘇台參贊大

臣麟興。現署將軍印務。僅將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一員

銜名繕列。未蒙

簡派。今與俄使換約後。立界時。烏里雅蘇台亦須專派大員。會同

俄官。建立界牌鄂博。現在奕明誼與俄使換約後。應回本

任。麟興即可交卸將軍印務。相應請

旨。可否即派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抑或於參贊大臣麟興車林

敦多布二員內

簡派一員。備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以專責成而免貽誤。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請簡派立界大員一摺。前因明誼等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換約後。各赴本境。建立界牌。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單呈覽。當經派出廣鳳等三員。以專責成。茲據明誼奏。俄使換約後。立界時。烏里雅蘇台亦須專有大臣。建立界牌鄂博。請於麟興車林敦多布二員內簡派一員等語。所有烏里雅蘇台立界事宜。即著派麟興專司其事。現在分界一

事。雖准照議單辦理。惟該夷情性狡詐。於換約後立界時。仍須時防格外侵占。方不至墮其術中。麟興既經簡派。責任綦重。即著會同車林敦多布。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據爲妥商。俟換約事竣。俄使前來時。即由麟興按照議定界址。與俄使建立界牌鄂博。務須辦理周妥。以免日後侵越之患。明誼等亦須咨照各城。豫籌妥辦。庶臨時較有把握。

九月。壬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由軍機處鈔出麟興等奏。前被俄人拘去之查閱哈屯河官弁送回等因。又勘分西界大臣明誼等奏籌辦勘界事宜。仍約該使前來商議換約等因各一摺。均於同

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勘分西界一事。迄今將屆三載。經

臣衙門前後設法執定條約。反覆講解。極力辯駁。該公使

每至理屈詞窮。即以此事總由分界大臣主持。故意推諉。

如果中國邊界。兵力足以相敵。則彼之住京公使。經臣等

駁詰。既屬理屈詞窮。而邊界守禦精嚴。又復無隙可伺。彼

既進退無據。安得不窮而思轉。無如常清前奏。俄人關卡

撲營。開礮接仗。該處餉缺已久。恐難支持。麟興亦稱烏梁

海各蒙古。膽小無能。斷不能恃其齊心禦侮。綜覈通盤形

勢。邊界既屬一無可恃。自不得不從權放寬一步。以期早

為藏事。然因各處聯界犬牙相錯情形。臣衙門無從深悉。
是以給予照會。仍令彼此分界大臣妥商。於照會內特揭
妥商字樣。以便分界時得有斟難之柄。俾收得尺得寸之
益。乃今據明緒奏稱。常清因回匪蹂躪。咨令按照議單。將
分界事宜。趕緊辦結。已於七月初十日行文西悉畢爾衙
門准照該國議單。由塔爾巴哈台妥商辦理。誠如
聖諭。自係因勢處萬難。不得不從權籌辦。且既已行文。即屬無可
挽回。應請
飭下明誼錫霖等欽遵前奉
諭旨。將來俄使到塔。務即迅速妥辦。以安人心。不得於議單之外。

再生枝節。並令常清等遵奉

諭旨。力籌抵禦。毋稍疏虞。至常清原奏所稱。該國不候分界。輒即

稱兵偪卡。請

飭臣衙門轉詢該國使臣一節。臣等查常清原奏。以俄兵犯卡。聲言進占吐爾根地方。因告以准照議單辦理。臣等與俄使辯駁。若照原奏。因兵偪卡始行照辦。未免措辭失體。因擬給照會。聲明分界大臣。既經行文西悉畢爾總督。按議單辦理。自必公同妥商。斷無帶兵偪令移卡之理。臣崇綸。臣恆祺。並經先赴該館。與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反覆辯論。責以不候分界。先派兵隊侵擾卡倫。殊非和好之道。該使允

為行文飭禁。旋准照覆前來。據稱已將臣等所給照會。轉
行該西悉畢爾總督查照等語。詞意尚屬恭順。請
飭下該分界大臣等。如俄使到塔。即與妥辦。其善後事宜。亦即由
分界大臣。行知各城將軍大臣等。酌量情形。妥速籌畫。俾
得永遠相安。毋致另生枝節。至麟興所奏哈屯河請緩查
關一節。臣等查現在分界未定。應如所奏。俟劃定界址後。
再行派員往查。其明誼所奏辦難各情。及給予照會。暫緩
分界各節。自係尚在俄兵未經深入及常清明緒等應許
該國准照議單辦理以前。應毋庸議。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中國分界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明大臣等咨報。業經公同行文貴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約貴國分界大臣來塔。按照議單。立記繪圖。互換信約後。分赴各處建立界牌鄂博等因。本王大臣等以分界大臣。既經行文西悉畢爾總督按照議單辦理。自必公同妥商。持平核辦。況其中自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或當由常住卡倫。緣鄂夔博拉克烏里雅蘇圖鄂端郭勒烏蘭布拉克布爾噶蘇台博勒齊爾西伯圖巴克圖等卡倫行走。或以由瑪呢圖干都勒干卡倫往西南。靠朱爾庫朱嶺。在嶺之末處往

西。行至哈穆爾達巴哈轄往南。至巴克圖卡倫各等節。尚須會面妥辦。擇其無礙者而行。斷無帶兵偪令中國挪移卡倫之理。乃茲於七月初四日。准伊犁將軍文稱。俄人在布彥圖地方熬鹽。並據博羅胡吉爾呈報。俄人驅逐挪移卡倫。俄官彥達拉勒帶領俄兵攜帶槍礮器械踏卡等情。咨報前來。本王大臣查閱所報。殊非和好之道。相應鈔錄原文。照會貴大臣。迅飭貴國邊界官。撤回兵隊。聽候彼此分界大臣持平辦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今本大臣將本年八月十一日。貴王大臣照會

已鈔錄辦行西悉畢爾總督查照。諒兩國分界大臣將西界勘定後。即邊界一帶。兩國均可按例交誼。則該地方必不致有互相爭疑之事。而兩國和好日愈篤厚焉。為此照覆。

恭親王等又奏。前由軍機處交出吉林將軍景綸等奏俄人殺斃守卡官兵。派員馳往會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妥籌辦理欽此。臣等於四月二十八日。附片覆奏。並聲明俟將訊辦詳細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等覈辦等因在案。臣等以數月未據咨覆。旋由五百里飛咨催令該將軍迅將會辦情形咨報。以憑覈辦等因去後。茲准咨開據委

員訥爾吉稟稱。五月二十五日。俄國大官噶爾薩畢幅欲赴東海。有緊要事件。約俟回日再辦。訥爾吉當即告以欽遵我國

大皇帝諭旨。會同爾國大員。提犯秉公審辦之件。曷敢稍事延玩。與之再三剖辯。該酋無可推辭。飭廟爾固畢爾那托爾。並圖勒密俄官吉成科等與之會辦。訥爾吉於次日提犯會審。吉成科回稱俄國舊制。每遇審訊要案。另有專司。不得外人擅聽。况此案早經審明。緣兇犯烏刀殺郭幅畢諾笑刀幅沒刀菌四幅阿西莫克幅等。因窮困。素疑中華卡倫必有財物。因而起意。故以換賣松子為由。前往行劫。及

至到卡。即向卡兵連貴口角。為換給酒少。比時卡官在裏屋睡熟。烏刀殺果幅等。乘空舉斧。一齊動手。先將連貴全德赫哲。玉淩額砍倒。嗣將卡倫章京砍斃。須命。其赫哲扎隆阿。業已逃跑。未經趕上。該犯等撈其箱櫃。僅有衣履食物。並無錢財。旋即逃入山中藏匿。冀圖滅迹。續經拏獲。審無別故。循照和約。俄國之犯。應照俄國律定擬。向無重辟。將該犯從重擬以槍斃抵償。足昭平允。而敦和好等語。訥爾吉復告以此案雖經汝國審確供招。恐有掩飾別情。必得兩國另為鞫訊。方無疑義。而吉成科並不回答。迨至二十八日。帶兵四百餘名。各持火槍刀矛。乘駕火船三隻。將

兇犯押解至圖勒密北岸。邀訥爾吉並烏蘇里口卡官佐領訥洪額。及故員之子祥林。到彼眼同將烏力殺郭幅等四犯綁起。該俄官等傳令火槍手六十餘名。一齊施放鳥槍三次。立將各犯槍斃。旋返。訥爾吉復細加訪訊附近赫哲及原卡弁兵。均稱從前卡倫官兵被害緣由。委係事出偶然。訊據赫哲扎隆阿供稱與俄官審雖該犯供認起意謀殺各節。均屬相符。實無另有別情。惟驗被害卡官郎補協領佐領富尼雅罕屍軀殘折難堪。當交伊子筆帖式順林委官祥林等。即時棺殮歸葬等因。理合照錄赫哲供單咨報查覈示覆。並聲明該官兵等守卡遇害。係屬因公

須命。情殊可憫。應俟奉准咨覆。另行咨部請卹等語。臣等

伏查此案俄人烏力殺郭幅等四犯。殺斃守卡官弁富尼雅罕等四名。經該將軍派員馳往會辦。該俄官審訊明確。按照俄國律例。擬以槍斃抵命。雖未與該委員會同鞫訊。其所訊各情。與該委員訪訊赫哲扎隆阿供詞相符。且於行刑之際。邀同該委員及烏蘇里口卡官並尸親祥林等。眼同監視。自係照約懲辦。尚無袒護別情。應即照該將軍所擬結案。至該將軍所稱該官弁等因公殞命。情殊可憫。

相應請

旨飭下該部。照例議給卹典。以示矜恤。

御批。知道了。

癸卯。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據索果克卡倫侍衛德祿等呈報。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佐領和布多克。驍騎校海喇什多果什等報稱。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俄羅斯依柏杏。依萬二人。到我多果什家中。向我妻巴喇查噶言說。你們的馬羣。在於何處指給。旋據我妻巴喇查噶言說現無騎乘。俄羅斯依柏杏給我妻拏來騎馬。捉住我妻的頭髮行走。我妻懼怕。隨同行走。看見我們的馬羣。俄羅斯二人。將我妻棄擲。俄人走到馬羣。我妻從後追趕不及。遇見我們旗下兵塔克吉陶二人。

我妻巴剌查噶央求他二人隨往馬羣瞧看。他二人並未同去。我妻獨自前往行走間。看見俄人依怕杏依萬二人。將我們的馬羣趕走。並將我子烏勒都倫連鞍騎馬一匹。一併拉走。我妻喚叫俄人。詢問我子在於何處。據俄人言稱你子現在放馬地方故作卧倒等語。我妻前往瞧看。烏勒都倫被傷身死等因。呈報前來。當經才等差派委署驍騎校常春。帶領仵作闊世長。會同俄官。如法相驗。驗得已死蒙古男子烏勒都倫。致命左脇木傷一處。腎囊腳踢傷一處。實係因傷身死。不意俄國仵作。亦要相驗。該國仵作。先將被踢身死烏勒都倫之脖項上用刀割開。言說此係

自縊傷。其脇下之傷。係鞭打傷。亦非致命。又將腦頂皮用刀割開。將皮蓋在臉上。又鋸開腦骨。並將肚腹用刀剝開相驗畢。言說此係自縊身死。起身便走。並將總管莽岱等官。及屍親人等。全行帶去。令依自縊字樣出結。該屍父多果什夫婦二人害怕。無奈與俄員畫押。等等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莽岱旗下驍騎校多果什之子烏勒都倫係被踢傷身死。自應按照舊章。咨行該國國王。查傳俄羅斯依怕杏。依萬二人。就近訊明。照例辦理完結。除將供單驗單甘結。咨送刑部理藩院查照外。相應請

旨飭下庫倫辦事大臣。轉行俄羅斯國照例嚴辦。

御批○該衙門議奏○

甲辰○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奴才等前於八月初八日○將俄酋乘船抵省○請見不遂○旋即回帆○於是月初二日駛過三姓等情○專摺馳奏○查三姓東距烏蘇里江口○尚隔千有餘里○雖俄船順流而下○行駛如飛○誠恐沿途難保無阻淺登岸滋擾情事○當經咨令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委員弁隨時偵探去後○茲於二十五日○准該副都統咨稱○據原派佐領春福等稟報○探得俄船自初二日駛過三姓○是晚抵達爾固江心停泊○初三日至圖卜扎拉○初四日出黑河口下駛○沿途並無擱淺上岸○並據黑河口巡防佐領常

明等報稱。於初四日未刻。時見俄船出口。是晚行抵北岸徐爾固停泊。次日拔錨而去。詢據該處居人。聲稱俄酋已回伯力等情。查伯力係為俄界。該酋等業經回境。轉瞬天寒江凍。諒不至去而復來。且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移知。已併案照會俄國住京公使。按約辯論。據稱現已據情行查。尚未接到東悉畢爾總督移文等語。第俄人詭譎多端。如其窺伺為懷。衷藏叵測。則江河形勢。是所經由。明年春融水旺。又恐揚帆而至。奕等躊躇審酌。惟有嚴飭三姓寧古塔各副都統。暨春協領等。勤練兵勇。先事籌防。仍密派員弁水陸併採。如再遇人船越境。務當據理辯難。極力

阻止。不得以恐傷和好為詞。致令來往自如。以靖邊圉而守定約。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八月十四日。

據美國公使蒲安臣照會。內稱咸豐八年間。有廣東紳士伍崇曜向美國旗昌洋行。借銀三十二萬兩。交省庫應用。當經前兩廣總督會同前粵海關監督。會立印揭銀單共十三張。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六釐行息。限六箇月清還。由伍崇曜交與洋行收執為據。並經前任兩廣總督奏准由粵海關稅項下陸續給還。此借券十三張。均蓋印信。是以將

數目及劄覆四件。附呈總理衙門察覈。照單刻日計息清還等因前來。臣等查此案於上年經署兩廣總督臣晏端書奏稱。咸豐八年間。前督臣黃宗漢。因廣東軍務吃緊勸令紳富捐貲助餉。時有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籌借銀三十二萬兩。由粵海關發給銀票。議定本銀一兩。每月息銀六釐。以半年爲期。由關稅項下撥還。嗣因逾期未給。經美國領事禪理中陳。請將本息按月清還。旋據伍崇曜呈稱現向領事禪理商酌。議將本息銀兩。自同治二年八月起。統於關稅項下。一併分月按票陸續歸還。扣至同治六年三月清款。計歷九年之久。共息需銀十五萬餘兩。統於關稅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當經臣衙門會同戶部。以此項銀兩。應由現
擬還等語。具奏奉
任督撫。飭令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勸令一
體捐輸歸款。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所捐
銀兩。並准照軍需成案請獎等因。於同治二年十月二十
一日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復於十二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羅惇衍奏劣紳句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回印票。以杜後患
等因欽此。均經行知該督撫等遵辦在案。嗣於同治三年
二月十一日。據兩廣督臣毛鴻賓覆奏。歷陳從前黃宗漢

意在勸捐。伍崇曜託為借貸各情。懇請另頒

諭旨。於二月二十日。復奉

上諭。前據羅惇衍奏。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諉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故。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則持券來索。又費唇舌。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等因。欽此。復經欽遵行知亦在案。現在該省續辦情形。未據該督等咨報。茲據美國公使。請將此項銀兩。照單計息清還等因。照會前來。臣等伏查上年議覆要端書奏伍崇曜借款摺內。

請

飭伍崇曜倡捐歸補。原因借此款時。並未聲明貸自洋商。迨逾期未還。忽有美領事出而理論。難保非伍崇曜恐款歸無著。借洋人勢力以索償。是以議令伍崇曜倡捐歸補。洋無所售欺。彼時海關印票。尚未知落於何人之手。美國公使亦從未提及。今此票既歸洋人。則情形與前不同。無論伍崇曜當日果否向通。即明知係伍氏售欺。此時亦無從置辯。況伍崇曜已經物故。其子弟能否籌補。更屬毫無把握。但洋人既經執持印票。則此項銀兩。當日實係借款而非捐項。且無論此項借自何人。究係當日該省實用此銀。似此鉅款。作何清理。臣等實難臆斷。惟是事關軍需用款。應如

何辦理之處。自應由部公同籌商。相應請

旨飭下戶部會同臣衙門妥為商酌。以期速清此款。

御批。依議。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現據廣東美國領事官裨咨稱本

國旗昌行商人喀嗱那。於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稟稱

咸豐八年內。有紳士伍崇曜。稱言奉大憲命。來向洋行揭

銀以濟軍餉。本行即邀同各友籌辦。陸續湊成銀三十二

萬兩正。交與該紳士伍崇曜轉交省庫應用。當經前任廣

東總督部堂黃查收。會同前任粵海關部堂恆會立印揭銀

單共十三張。合共銀三十二萬兩正。該紳士伍崇曜收交
省庫。揭單內立明每銀一兩。每月利息銀六釐行算。限六
箇月清還。當經伍崇曜交到揭銀單與本行收執為據。本
行等以為六箇月必得清還。況經前任廣東總督部堂營
奏准由粵海關稅餉陸續給還等諭。本領事查確立即申
陳各情。一年之外。經兩廣總督部堂瑞麟三位劄覆多次。癸
亥年十一月二十日。並將旗昌行稟。伸陳附上。現任兩廣
總督部堂毛劄稱。奉總理衙門戶部會議。奉
旨。飭令伍家籌捐歸款。今年四月間。該紳士家人親來旗昌行。要
追還揭單十三張。亦未見有銀交到。是以將案卷一併詳

繳住京大臣辦理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查此借券十三

張。均蓋印信。是以將數目及劉霞共四件。附呈貴衙門察

覈。施

貴國地方漸臻太平。所借以濟軍餉。自應照單剋日計息清

還為是。

已酉。江蘇巡撫李鴻章奏。上年有英國兵官馬格里由常

勝軍改赴臣營報效。當令教練西洋槍礮隨隊攻剿。頗為

得力。因於三月間權行給予四品頂帶。以示獎勸。旋即設

局仿造西洋各火器。委副將韓殿甲知州劉佐禹會同馬

格里悉心講求。所製開花礮彈。無遠不中。無堅不摧。得以

克復蘇州等城。厥功甚偉。該兵官欲得中國官職。以為榮
寵。相應請
旨將英國人馬格里
賞給三品頂帶。俾於製造教練等事。倍加奮勉。於軍務不無裨益
諭內閣李鴻章奏英國兵官馬格里製造火器。悉心講求。所製開
花礮彈。亦頗得力。懇請鼓勵等語。馬格里著賞給三品頂帶。
乙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臣等於五月初十日欽奉寄
諭。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呈遞照會。請立條約。並呈出所奉全
權憑據。崇厚現令該國使臣在津候旨。所有通商立約事宜。即

著薛煥崇厚與該國使臣妥為辦理並發去全權諭旨一道等因欽此當經給與該使照會令伊先來謁見該使隨即訂期前來索看臣等所奉全權憑據因將節錄

諭旨令伊恭閱並恭繕一分交伊祇領所有變通辦理之處業於六月初十日附片奏明在案嗣英國新舊使臣威妥瑪卜魯古先後來津見臣崇厚面稱日國此次立約渠奉本國君主之命諭令相助為理而總理衙門亦接英法俄美四國使臣函稱與威妥瑪所言相同該使瑪斯在津遂託患病延宕多日不即會商暗地致函住京各國公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代為懇請准伊進京商立條約疊經總理

衙門王大臣嚴詞拒覆。各國公使轉致瑪斯。該使仍不甘心。復遞臣等照會。請援照丹布西洋各國進京議約之案。一律辦理等因。臣等以丹布等國。雖係在京議約。仍赴天津填寫定約日期。不得謂之在京立約。且其始託為英法親友。到京在未奉

諭旨之先。故尚可通融辦理。今該使懇求進京。係在既奉

諭旨之後。萬難允准等詞照覆。該使瑪斯理屈詞窮。始允在津商辦。遷之又久。方將所擬條款送來。其中甚多。如請於前准通商口岸外。增添漳州一口。並該國人祇須寄中國監看守等事。均為各國條約所無。而於住京一節。則立意更堅。

當呈遞條款時。即先作恫喝之詞。聲稱此條若不全允。必
定立約不成。致啟釁端。臣等仍處以鎮定。絕不為其虛聲
所動。遂督同臣薛煥所帶司員刑部主事陳欽。並臣崇厚
所派隨員候補道文廉。候補知府周家勳。天津府知府恩
福等。於其過肆妄求之款。逐條刪改。令隨員等先與該副
使阿義拉等會商。使其轉達瑪斯。詎該使一味狡執。於我
所關之款。則謂斷難依從。於彼所索之條。則謂必須應允。
該隨員等百端譬曉。竟置若罔聞。復經臣等面與瑪斯辯
論。該使仍堅執前說。矢口不移。幾至決裂者數次。始將別
款議有頭緒。惟住京一款。該使必欲載明長住字樣。且欲

於立約後即行住京。經臣等嚴拒婉商。均不肯稍存退讓。

臣等亦隨時將詳細情形。函達總理衙門。以備與各公使辯論。而各公使皆彼所用。紛紛前往總理衙門。代為說項。甚至英國威妥瑪極力偏袒。因不遂所請。竟欲尋釁生事。經總理衙門王大臣反覆開導。極力駁斥。始稍斂戢。臣等悉心籌商。勢不能不稍示變通。緣該日斯巴尼亞國即世所傳大呂宋國。其所屬小呂宋地方。與福建省相距甚近。且其人尤獷悍性成。從前英法與我搆釁。皆借該處兵為助。此次該使前來議約。既豫求英法等國為伊主謀。以故中有所恃。愈形倔強。儻再嚴為拒絕。勢必立成決裂。恐一

朝啟釁。英法國亦從而生心。關繫尤巨。不得不審時度勢。以期顧全大局。因權其輕重。屬伊照美國第六條。嗣後再有別國欽差住京。方准其一體照辦。該使仍呶呶不休。不肯允從。繼見伊等不予以罅隙。又無從藉口生釁。因求訂明三年期限。以便與布國公使。同時進京。惟約內堅欲註明長久居住字樣。伊等因其所請。漸就範圍。因乘機與之辯論。將洋商不准在內地開設行棧。與入內地通商遊歷執照。須分別辦理。並領事官不得派商人充當各節。及拐賣人口。應送還中國究辦。與華商到小呂宋貿易。應照最好之國相待各層。先後駁辯多日。始行議定。獨至長久居

住字樣。令伊刪去長久二字。該使堅不允許。始則派員來
臣薛煥處索允。繼又屢向臣崇厚處堅求。經臣等合詞拒
覆。相持一月有餘。該使無計可施。始肯將長久二字。及約
內窒礙字句刪除。其餘各款。皆與各國無甚出入。至稅則
俱照各國總例辦理。無庸另議。亦均會同商明。共定條約
五十二款。專條一款。現繕正四分。以二分存中國。其二分
交該使帶回。業於九月初十日。在公所先行畫押。並援照
布丹二國成案。將條約齎至總理衙門。蓋用關防。遞回後。
於十四日令該使鈐印訖。彼此各存二分。以備屆期互換。
漢番字合訂條約二本。咨送軍機處代為進呈。

御批。該衙門知道。

給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覆文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請為奏請

特簡大臣妥為會議和好貿易章程等語。本大臣昨已據情代奏。

茲恭奉

大皇帝諭旨。

特派頭品頂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薛同本大臣作為全權

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貴國通商事務。薛大臣現已到津。相

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得悉本國與
貴國為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已獲據情代奏。奉
旨特派
欽差全權大臣薛煥已抵津。相同貴大臣便宜行事。會議和好貿
易章程。以篤友誼。本大臣實深欣慰焉。為此照覆。

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來文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到津。拜謁崇大臣。請代為奏請
大皇帝
特簡欽差全權大臣。妥為會議。定立和好貿易章程和約。原想抵
京會商。與別國進京立約大臣一律無異。不意接到照會。

現奉

諭旨欽派薛大臣同崇大臣會議此事。本大臣擬本國和約條款。

甚不易得

貴國同別國所立和約漢文與洋文之稾底。又兼隨帶之繙譯官漢文未甚熟悉。若去北京。此嶷難之處可免。且本大臣由本國起程之時。欽奉本國諭命。著往北京會議和約之事。並未思及有不准到京之阻。如大布魯斯大西洋。大丹國。亦均在京城定立和約。本大臣到津。先送照會告到。薛貴大臣來津。同崇大臣辦理和約事務。本大臣隨帶之員。不甚熟悉漢文。於事有礙。又恐任專責重。設不親詣北

京。有負委任。是以轉託住京之英法俄三國欽差大臣。代
為具函公請貴恭親王准許進京會議。至恭親王覆函。二
貴大臣宜均洞悉。內云如薛大臣能使此事並無違礙。本
衙門自無不願意也。二貴大臣定悉本大臣現難地步。且
想進京。與貴大臣等無妨礙。煩代為奏請。准許本大臣偕
同隨員進京。定立和約。必獲速易之便。和約既立。定保永
遠兩國友誼之睦。鄰近之和。為此照會。
給日斯巴尼亞國使臣覆文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煩代奏進京定約。是貴大臣
尚未明曉中國制度。查中國制度。一奉

諭旨。萬難改移。即如丹國前日來津換約。因先已奉

旨飭在上海互換。丹國公使雖已到津。不能不遵

旨折回上海。此其明證也。貴國通商之事。奉

旨派本大臣薛來津會同本大臣崇與貴大臣商辦。已逾一月之

久。今貴大臣忽請進京定約。顯與前奉

諭旨相違。本大臣等斷難照辦。至所云布路斯。大西洋。大丹國。係

在京定約。查布國公使係在天津定約後。因看親友進京

一行。中國並未以欽差相待。西洋及丹國公使雖曾進京。

係在未奉

旨之先。往京看視朋友。便中託英法國在京大臣代為辯論條款

之事。而其定約。仍係赴津填寫月日。不得指為在京定約
也。前此恭親王覆英法俄三國大臣信內。所稱如薛大臣
能使此事並無違礙之語。就如字面論。係明指此事大有
違礙。因三國大臣住京日久。悉知中國制度。無待煩言剖
辯也。總之中國制度。未奉
旨之先。與既奉
旨之後。大有區別。業經欽奉
諭旨。則萬無改易之理。貴大臣入國問禁。當知其詳。本大臣等至
誠待人。不得不將實言奉告耳。
丙辰。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照北洋豆石開禁。經臣於同

治元年夏間。附片奏請。專將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俟蘇松各屬肅清。再與英公使商量踐守舊約。奉

旨依議在案。茲據江海關道丁日昌轉據船商郁森盛等聯名稟稱。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業為生。自西洋各國議准通商。上海一口。最為繁盛。良由沙衛各船。群聚貿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賈輻輳。若令內地商人。均已乏本停歇。洋商亦豈能獨獲通商之利。惟沙船運銷貨物。向以豆餅豆石為大宗。舍此無可販運。是以和約內有外國船不准裝運牛莊等處豆石一條。即為沙船留一養命之源。實欲

保全上海市面。為各國通商經久之計。自同治元年。暫開豆禁。夾板洋船。直赴牛莊等處。裝運豆石。北地貨價。因之昂貴。南省銷路。為其侵占。兩載以來。沙船貲本虧折殆盡。富者變而赤貧。貧者絕無生理。現在停泊在港船隻。不計其數。無力轉運。若不及早挽回。則沙船停泊日久。船身朽壞。行駛維艱。業船者無可謀生。其在船水手十餘萬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為匪。肆行搶掠。商賈難安。上海市面既廢。即洋商貿易亦難。前曾稟求轉詳奏准。照會英國公使。專將上海一口豆石。仍歸內地商人運銷。旋據英公使面稱。現因撥兵在滬防剿。恃此以濟軍需。俟賊稍平。再行議

辦。並蒙總理衙門覆奏。俟蘇松各屬肅清。再與商量踐守
舊約各在案。現今江蘇通省均已肅清。英國防兵亦漸撤
退。彼國以信義為主。公使既有言在先。定不失信。環求轉
詳奏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仍守舊約以全大局等情。並據該
關道會同捐釐總局議稱。登州牛莊兩口豆石豆餅。不准
外國商船裝載出口。天津新定條約。載有明文。原因內地
商船。南北經營。必有回貨可裝。始不徒勞往返。而登州牛
莊兩處。惟以豆石豆餅為大宗貨物。舍此則無可發之貨。
是以中明條約。為船號各商各船水手人等。特留養生之

源。旋值北洋防務緊要。有資協衛。據英國公使節次聲請。始奉總理衙門奏准開禁。以示寬大。從此兩處豆餅一任外國商船。及時轉運。沙船自北回南。非不裝豆。特其經歷重洋。遠不逮夾板洋船之迅速。進口遲而銷路轉滯。市價減而保本愈難。漸至貲本虧盡。現在上海沙船。因無貲本。停泊在港者無數。稅捐短絀。實由於此。將來船身朽壞。無力重修。勢必日就廢棄。各船商具有身家。即能束手待盡。而水手人等。藉此謀生者數至十餘萬人。別無恒業。至於生計盡絕。難保不鋌而走險。萬一剽掠橫行。為害行旅。外國商人。亦豈能安享其利。諺所謂主富則客安。主窮則客

困。該船商等所稟。自係實在情形。夫以火輪夾板等船。往來外洋各國通商水口。利權在握。無地不到。無貨不裝。即不轉運油豆餅三件。亦無所患。而上海各項船隻。僅能駛赴北洋。又專藉此以營什一之利。其關緊實非淺鮮。既蒙總理衙門擬俟蘇省肅清商踐前約。英公使威妥瑪亦有賊平議辦之說。現在蘇省軍務大定。正船號各商盤水手十餘萬衆。想望更生之日。惟有據情詳祈奏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酌量定議。請將登州牛莊兩處之貨。查照前約。專歸內地商船轉運。似此量爲變通。於華商生計。稍留餘地。而洋商互市。亦可永遠相安。海關稅捐。亦

有裨益。各等情前來。臣查覈原詳所引主客之喻。最為透徹。上海為通商口岸適中之地。各國商船。涉歷重洋。會集於此。自必樂與中國商船彼此相安。而後主客共獲美利。斷無內地商船。盡行廢棄。而洋船可以獨享其利之理。連年上海用兵。各船商於困苦不堪之時。竭力助餉。原冀賊平有日。復守舊章。今東南大定。英兵漸撤。若仍不議復前約。則商船自此絕望。水手十數萬衆。無復生理。興言及此。可為寒心。且僅以上海一口豆貨。專歸內地商船運銷。於洋船生意。初無甚損。而市面日旺。中外熙攘和樂。實於洋商亦有利益。斯則通商立約之本意。非有所偏厚薄於其

聞也伏乞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公使酌議施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李鴻章又奏據江海關道丁日昌另稟稱所有沙船壅塞情形業經詳請察覈具奏特其中尚有太可慮者查江浙兩省漕米改歸海運向由沙船裝載赴北現在軍務雖有端緒而河運一時難復舊章東南漕糧必賴上海沙船起運今沙船無貨販買停泊在港者以千百號計內地船隻以運動為靈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爛一年不行即化有為無矣將來無力重修全歸廢棄海運從何而辦此事非特

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稅攸關。於
天庾正供。大有窒礙。長貽後患。何可勝言。不得不急為挽回。以
期通漕運而裕賦稅。惟此層關繫。與彼族無干。未便形諸
奏牘。使外國別生枝節等語。臣查該道所稟切中利害。非
將上海一口運銷北洋豆貨之利。設法收回。則商船生意。
斷無轉機。即海運關稅一切毫無把握。惟洋人趨利若鶩。
該公使必多方狡執。總理衙門。原難以口舌相爭。因係條
約所不准行。威妥瑪曾有俟賊平再行議辦之語。臣不得
不據滬上官商公論。剴切上陳。或可乘機轉圜。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助。

御批。覽。

李鴻章又奏。前准總理衙門咨。欽奉

諭旨。賞給戈登章服四襲各件。就交總稅務司赫德寄至上海。交

臣轉寄等因。當經劄飭署蘇松太道丁日昌。候赫德寄到

前件。即代查收。就近轉交戈登祇領。並恭傳

聖恩嘉獎。及總理衙門優待之意。俾昭榮寵去後。茲據該總兵官

戈登申稱。八月二十九日。准丁日昌委候補知府賈益謙

賫臣劄准總理衙門備寄

欽賞章服六箱。另色腰刀一口。當即在青浦縣北簳山行營。恭設

香案。望

闕謝

恩。欽謹祇領。伏思戈登偶效微勞。疊承優保。已自飲水思源。迺復

渥荷栽培。賚蕃

寵賚。似此

異數榮施。實非駑下所敢承受。感銜之下。倍切悚慚。從茲永荷生

成。益復難圖報稱。惟有銘心無斁。沒齒不忘而已。所有感

切下忱。務求據情代爲奏謝

天恩等情前來。除咨呈總理衙門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雲貴總督勞崇光。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臣等先後

與田興恕接見。將被參各款。及殺害教民緣由。逐加詰問。田興恕皆自承不諱。並據稱一介武夫。年少不學。被人欺蒙愚弄。陷於大戾。實屬糊塗昏聵。辜負
天恩。今如夢初覺。悔恨無及。止求奏明從重治罪等語。臣等督飭司道提訊張茂萱謝葆齡種種劣蹟。亦無可飾辯。現據崇實駱秉章來咨。七月初一日。田興恕行抵四川秀山縣。因病重不能前進。已將該革員在秀山縣監禁等情。咨會前來。應即擬結。查例載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誤國事者。均屬有心貽誤。應擬斬立決。又律載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民人者。

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又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又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又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又斷罪無正條。引律比附。加減定擬。又例載幕友倚官滋事。慫令妄爲。累及本官者。按本官降革處分上加一等。加至徒三年而止。總徒准徒軍流以上。均與同罪各等語。此案已革貴州提督田興恕起自寒微。十年之間。由步卒擢至提督。宜如何激發天良。捐糜頂踵。力圖報效。乃誤任匪人。多行秕政。又不自振作。當通省賊匪縱橫。並不力疾出省。親督勦辦。

致軍務久無起色。加以鹵莽任性。戕殺教民多命。迨奉
旨前赴四川。又日久耽延。並不迅速起程前往。種種謬妄。罪無可
辭。自應按律問擬。田興恕除誤用匪人。及前赴川省遲延。
各輕罪不議外。其安坐省城。並不出省督剿。致軍務久無
起色。應照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例。科罪。惟例內
有不將實在情形具奏之語。而貴州軍務情形。田興恕均
已隨時據實奏報。且例意以有心貽誤為重。田興恕因病
不能出省。亦尚非有心貽誤。徧查律例。並無恰合專條。應
比律加減問擬。於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擬斬例
上。量減一等。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擄

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律。擬發邊遠充軍。惟殺害教民一案。情節更重。自應歸於彼案。從重定擬。查天主教業已弛禁。傳教習教者。即均係無罪之人。該教民等並無別項過犯。輒行殺害多命。實屬故入。該教民等係趙國澍戴鹿芝先後殺害。而趙國澍戴鹿芝之敢於殺害教民。實因奉有田興恕與何冠英聯銜公函。遵照辦理。應照威力主使律科斷。以田興恕當其重罪。田興恕合依官司故入人罪全入者。以全罪論。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闘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惟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連次恭奉

恩赦。斬絞以下人犯。分別援免減等發落。該革員田興恕從戎十
年。轉戰數省。聿著勤勞。本在議功之列。又所犯事在
赦前。可否仰懇
聖主逾格
鴻慈。免其一死。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伏候
欽定。張茂萱即張心培。謝葆齡以幕友濫膺保舉。攬權怙勢。愚弄
田興恕。使之身犯不韙。亦應照例問擬。張茂萱即張心培
謝葆齡合依幕友倚官滋事。慫令妄為。累及本官。軍流以
上。均與同罪例。與田興恕一體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
懲儆。何冠英與田興恕聯名寫刻公函。通致各屬。致啟殺

機。與田興恕厥罪維均。應與田興恕一律擬罪。業經病故。
應毋庸議。趙國澍。即趙畏三。戴鹿芝。各戕殺教民多命。應
依威力主使人下手之人。減一等律。於田興恕應得罪名
上。減一等問擬。惟趙國澍已於上年四月在貴筑水田壩
地方打仗陣亡。戴鹿芝已於上年九月在開州殉難。亦毋
庸議。已革候選道繆煥章。已革貴東道前署貴陽府多文
均屬糊塗荒謬。業經另案奏參革職。仍請
旨永不敘用。兵勇夏發等滋擾教堂。枷杖完結。前署貴州撫臣韓
超。於田興恕奏
旨赴川。屢次瀆奏請留。實屬不曉事體。應請

旨交部議處。至田興恕所居六硐橋公廨。本係入官房屋。年久齾
爛。田興恕僅量加修理。並非平空起造。亦非占買民房。哥
士者及胡縛理屢次請將此項房屋。給與作為經堂。並無
妨礙。尚可俯如所請。以示懷柔。已經臣等派員點驗。交給
胡縛理收管。其被殺各教民。應給卹銀。並應給各項銀兩。
青巖一案。照哥士者前在廣東與臣勞崇光原議。開州一
案。照柏爾德密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王大臣原議。共
應給銀一萬二千兩。亦經臣等籌款撥給胡縛理收清。取
有收文備案。其餘關涉教民案件。經臣等隨時督飭地方
官妥為持平辦理。胡縛理深為悅服。現在各紳民人等。均

與敎民彼此相安。堪以仰慰

宸廑。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乙丑。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奏。奴才於本年九月初六日。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明誼奏。請簡派立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奴才接閱之下。自應

卽日會同車林敦多布。將應立界牌鄂博處所。豫為籌商。

惟因奴才等詳查唐努烏梁海游牧。實無唐努鄂拉達巴哈

地名。前已奏明在案。續因兩部落盟長呈報。豫舊安插唐

努烏梁海地面。該兩盟或因游牧窄小。無地可讓。或以安

土重遷。不能相安。已咨行理藩院分界大臣查照各在案。

茲派拏專司立界。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西兩部落盟長等。務必趕緊讓出地面。抑或

飭下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俟該俄使到塔會議時。先將庫倫調

取雍正五年已定界址圖誌。與俄使指明辯論。設若有應

行分給俄國地面。務須向俄人言明。照依東路分界章程。

其原居人戶。照舊漁獵。不得驅逐。並令其指實俄國應分

地名。即如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廢起。順山嶺先往西。後

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等語。順山嶺先往西。應若干

里。至某地名止。後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俱係由何

地名而行。究竟唐努鄂拉達巴哈。是否烏里雅蘇台所屬
唐努烏梁海地面。自當令其在塔城先行一一指明。繪畫
圖誌。在國中間寫兩國應行堆立鄂博界牌式樣。當面將
圖劃分兩塊。各得一塊。俾奴才立界時。得有遵循。至將來亦
有依據。庶可免其侵占之謀。並令跟隨將軍明誼委員委
署主事岳嵩武。防禦衛格圖肯文到旋回。以備奴才差委。該
二員俱係久隨辦理分界之員。以資熟手。立界時或免為
俄人所欺。奴才現署將軍印篆。俟將軍明誼換約事竣回城。
奴才即時交卸。擇日起程。至明誼請領關防。彼時差竣應行
收庫。查奴才前往立界。與辦理議分界址。事同一律。沿途有

應行具奏事件。或有與俄國應行照會之處。若無印信。實多掣肘。相應擬請起程時。仍行承領關防。以便途次鈐用。而昭信守。

麟興又奏。奴才現蒙聖恩。派辦烏里雅蘇台所屬一帶界牌鄂博。俄人性情狡詐。儻見奴才帶無兵隊。不但輕視。且慮欲遂其得尺得寸之私。俟照西路還兵挾制。奴才彼時許之不可。拒之不能。誠恐有負委任。惟有仰懇天恩。飭下綏遠城將軍。揀選抬槍三十桿。鳥槍五十桿。派令槍營熟習官兵攜帶。並轉飭宣化大同二鎮。各選精兵一百五

十名。隨帶合手軍械。令其就近前往綏遠城。會同滿營槍兵。各帶鍋帳。即日兼程前來。奴才再由蒙古地面。揀選蒙古人數百名。一同前往。不惟該俄人見奴才帶有兵隊。可以止其挾制貪求之想。即唐努烏梁海人衆。設有不服俄人之處。臨時難免相爭。亦可以此彈壓。至建立界牌鄂博時。並可借此項兵丁之力。早為完結。奴才並非求擁兵自衛。無故勞師。更不敢輕舉妄動。致開邊釁。實因建立界牌鄂博等事。在在需人。兼用兵丁。既足以壯國威。而收鎮撫藩服之效。即使之同工作。可節雇覓夫役之費。事在兩全。人歸實用。於辦理邊疆重務。或有裨益。

麟興又奏。奴才前往沙賓達巴哈一帶。堆立界牌鄂博。多係深山絕域。人跡向不能到之所。又兼先期前往。等候俄人。實非一二月所能完竣之事。奴才所帶官兵。及堆立鄂博蒙古人等。其所應需鹽菜口糧。若不早為多備。臨期恐不免有絕粒之虞。烏里雅蘇台庫無存備。實不能豫為籌辦。相應請

旨飭下山西巡撫。趕緊撥解銀五萬兩。解交歸綏道衙門。即交奴才所調滿漢兵丁解來。以備急需。

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奏。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據索果克卡倫侍衛隆安等呈報。今於八月二十日。據阿勒坦淖爾

烏梁海總管莽岱等來卡報稱適纔有俄官車德查拉等十數人前來。將總管齊察罕旗下驍騎校多果等男婦大小二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又將總管莽岱旗下一百四十餘人之名數手印拏去。言說爾等如是我們君主的奴僕。要取手印。若說不是。將你們的牲畜所有之財物全行拏去。並將爾等亦身驅逐。交給索果克卡倫侍衛等語。又據俄人言稱我們古畢爾那圖爾扎那判勒大官。同二百兵不日來至吹河。看守河源居住。又阿勒坦淖爾等處。我們俄羅斯判嘛等前來蓋房居住等語。並由伊等內著哈郎齊當達巴爾二人。作為總管。將達丹等四人。作為佐

領。又稱不准爾等與科城交

貢。我等不時巡查等語。今奴才等如死。亦向我

聖主。現在甚被俄人欺陵擾害。可否由各卡關齋移入卡內。祈請

轉報等語。當經飛呈

欽命會勘西北界事宜將軍大臣等。速行照會俄國西悉畢爾總

督。令其將來至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內之俄官

等先行調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辦理。並請於會議時換

約之先。務向俄國使臣理諭。言明分界後。此兩國人眾。仍

舊住牧。抑或內遷。希為一併定議。以便日後遵照辦理。謹

附片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遵旨豫籌立界事宜。並請帶兵前往。請飭晉省撥解餉需。廣鳳等奏。俄人侵擾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遊牧各摺片。前據麟興等奏。請飭庫倫將分界原圖咨送伊犁聚辦。當經諭令文盛速將原圖徑送明誼等。以備與俄使會議。茲據該署將軍奏稱。詳查唐努烏梁海。實無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其西兩部落盟長地方。因遊牧窄小。無地可讓。未能豫籌安插。唐努烏梁海地面。將來定議分界時。如唐努烏梁海遊牧內。有應分給俄夷處所。其人戶應移往何處安置。均應先事豫籌。著明誼迅即咨催文盛等。將雍正五年已定界址圖誌。剋

期送交。俟該俄使到塔。即按原圖與之指明辯論。如能按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奏。今讓出數百里。安插內徙之眾。較為妥善。抑或仍在西兩盟部落地面。設法籌商安插。即由麟興車林敦多布妥籌辦理。如俄使堅執不允。西兩盟部落。又無閒地可以安置。即當與俄使反覆言明。所有分給該國地方。原居人戶。仍照東界議定章程。照常居住游牧。不得驅逐越境。以免紛更。至俄國議分界址。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順山嶺先往西行。應若干里。至某地名止。從往南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俱係由何地名經過。並唐努鄂拉達巴哈。是否即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地面。並著明誼等與俄使會議時。先行逐一指明。

繪畫圖誌。開載兩國應行堆立鄂博處所。以便分界時憑圖定議。即由麟興等與明誼妥籌辦理。麟興俟明誼換約事竣回城。即行前赴沙賓達巴哈一帶。建立界牌。所請隨帶委員岳嵩武善。及攜帶關防前往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至請飭綏遠城揀選擡槍等件。並調宣化等鎮兵丁隨往堆立鄂博一節。屆時換約事竣。分界已定。諒不致別啟釁端。如所帶兵衛過多。或轉滋俄人疑慮。著麟興於存營兵丁內揀帶百餘名前往。以壯觀瞻。其擡槍等件。均可無庸調撥。兵數既少。所需口糧無多。本日已諭知沈桂芬撥銀一二萬兩。迅由歸綏道轉解矣。俄人闌入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地面。欺陵擾害。業經廣鳳等知照

明誼等辦理。即著明誼行文西悉畢爾衙門。令將兩旗游牧內
之俄官等。先行調回。並將來分界後原住人衆。或照廣鳳等前
奏。暫令在北八臺等處。妥為安置之處。並著明誼廣鳳奎昌迅
籌會辦。
廣鳳又奏。奴才前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送同治三年四月初
九日。奉
上諭明誼等片奏請派各城大臣四員。以便換約後各赴本境建
立界牌等語。等因欽此。欽遵咨知前來。奴才廣鳳接閱之下。遂備
行裝。聽候明誼等換約後咨文一到。即可啟程前往。惟刻
下鄰境古城烏魯木齊一帶。漢回變亂。揀發蒙兵催赴援

勘。偵探籌備防範。在在尤關緊要。若帶印公出。遇有緊急
事件。誠恐鞭長莫及。亦不敢藉奉公出。移印於人。不顧科
城之重寄。其建立界牌一事。請
旨可否令幫辦大臣奎昌前往建立之處。恭候
聖裁。
御批。仍著廣鳳前往。遵旨妥辦。廣鳳起程後。所有該城邊防事宜。
即著移交奎昌暫行代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